

卷二十九

書名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
印本光緒三十年再
版本

作者 李寶嘉 撰
卷二十九
內容分類 小說 章回小說
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93
編號 D8698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載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
內住的只有兩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
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
先生教他兒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鬻門秀士鄉裏人
眼邊看見中了一場秀才竟是非司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
姓方的便漸漸的攻書這舉人姓王名仁因為上了年紀也就絕
了本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
的意進取到得一個盡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
的對首領

望成名 講制藝 紳勗後進 究訓頑兒



南亭新著

官場現形記

卷一

3
1
2
3
4
5
6
7
8
9
10

K3178
(15)

十五

双紅堂
小說
133(15)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九

南亭新著

傻道臺訪艷秦淮河
闊統領宴賓番菜館

却說時筱仁自從結交了王博高得拜在徐大軍機門下徐大軍
 機本來是最恨舒軍門的屢次三番請上頭拿他正法無奈上頭
 天恩高厚不肯輕易加罪大臣又加以外面華老爺裏面黑大叔
 替他一力斡旋所以但把他羈禁在刑部天牢從緩發落徐大軍
 機因振他不动心上自不免格外生氣不但深恨舒軍門連着舒
 軍門保舉的人亦一塊兒不喜歡只要人題起這人是舒某人保
 過的或者是在廣西當過差的他都拿他當壞人看待此番時筱
 仁幸虧走了王博高的路博高是徐大人得意門生曉得老師脾
 氣預先進去替時筱仁說了多少話又道時某人雖是舒某人所
 保但時某人着實漂亮有能耐而且並沒有在廣西當過差使徐

大軍機一聽是舒某人所保任你說的如何天花亂墜心上已有三分不願意後來又虧得王博高把時筱仁的贊見呈了進來徐大軍機一看數目却比別的門生不同因此方轉嗔爲喜解釋前嫌不向他再追究前事了黃胖姑又趁這個擋口勸時筱仁在華黑二位面前大大的送了兩分禮一處見了一面從此這時筱仁賽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在京城裡面着實有點聲光不像從前的銷聲匿跡了時筱仁又托黃胖姑替他捐過了班他生平志向狠不小意思想弄一個人拿他保荐使才充當一任出使大臣以爲後來升官地步主意打定先去請教老師徐大軍機無奈琉璃蛋生平爲人到處總是淨光的滑不肯担一點干係而且又極其守舊聽了他話連連搖頭道不妥不妥做出使大臣要到外洋到外洋就要坐火輪船火輪船在海裏走幾天幾夜不靠岸設或鬧點事情出來那時候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老師救不了你我不能救你還是小事你家裏還有妻兒老小將來設或問我要起人來

我拿甚麼還他呢我看你還是先去到省等到歷練幾年弄個送部引見保舉放任實缺做做倒是頂穩當的一條路老弟你萬萬不可錯打主意那時悔之無及時筱仁道門生本來已經指省江蘇此番到省總求老師格外栽培賞兩封信不要說是署缺就是得個差使也可以貼補貼補旅費徐大軍機無奈只得應允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時筱仁又在京城裡面鬼混了半個多月等把各式事情料理清楚然後坐了火車出京他老先生到了天津又去稟見直隸制台這位制台是在旗狠講究玩耍的因爲他是別省的官而且又有世誼便不同他客氣等他見過出去之後當天就叫差官拿片子到他棧房裡去謝步並且約他次日吃飯他本想第二天趁了招商局安平輪船往上海去的因此只得耽閣下來到了第二天席面上同座的有兩個京官一個是主考請假期滿一個是都老爺丁艱起服都由原籍進京路過天津的還有兩個一個客官是纔放出來的鎮台剛從北京下來一個也是江

南記名道前去到省的連時筱仁賓主共六個人未曾入座制台已替那位記名道通過姓名時筱仁於是曉得他叫余小觀一時酒罷三巡菜上六道制台便脫畧形迹問起北京情形在制台的意思不過問問北京現在開熱不開熱有什麼新鮮事情時筱仁尚未開口不料余小觀錯會了宗旨又吃了兩杯酒忘其所以竟暢談起國事來連連說道不瞞大帥說現在的時勢實在是江河日下了制台聽了詫異楞住不響聽他往底下講他又說道不要說別的外頭一位華中堂裏頭一位黑總管他這兩個人無錢不要只要有錢就是好人有這兩個人國事還可以問嗎這位制台從前能夠實授這個缺以及做了幾年一直太平無事全虧華黑二人之力居多現在聽見余小觀罵他心上老大不高興停了一會慢慢的問道老兄在京裏可曾見過他二位余小觀趁着酒興正說得得意聽了這問不禁嘆一口氣道在他簷下走怎敢不低頭大帥連這句俗語還不知道嗎上頭縱容他們他們纔敢如

此還有甚麼說的制台是旗人另有一副忠君愛國的心腸一見余小觀說出這犯上的話來連連拿話打斷他的話頭怕他再說出些不中聽的來被旁人灌在耳朵裏傳了進去連自己都落不是的一霎時酒闌人散時筱仁回到客棧曉得這余小觀是自己同省同寅而且直隸制臺請他吃飯諒來根基不淺便想同他結識一路同行以便到省有得照應誰料見面問起余小觀還要在天津盤桓幾日戀着侯家后一個相好名字叫花小紅的不肯就走時筱仁却因放給黃胖姑的十萬頭在京城裏只取得一半連過班連拜門早已用得乾乾淨淨下餘五萬胖姑給他一張匯票叫他到南京去取他所以急於到省也不及候余小觀了單說余小觀余道臺在天津一連盤桓了幾日直隸制臺那裏雖然早已稟辭却只是戀着相好不肯就走他今天請客明天打牌竟其把窩子當作了公館後來耽閣的時候太長久了朋友們都來相勸說小翁既然歡喜小紅何妨就取了他做個姨太太呢那知這余

道臺的正太太非凡之凶那裡能容他納妾余道台也只是有懷
莫遂抱恨終天而已又過了兩日捱不過了方與花小紅揮淚而
別花小紅又親自送到塘沾上火輪船做出一副難分難捨的樣
子害的余道台格外難過等到輪船開出了口就碰着了大風霎
時顛播道來坐立不穩在船的人十成之中到有九成是嘔吐的
余道台脾虛胃弱撐持不住早躺下了睡又睡不着吃又吃不進
幸虧有花小紅送的水菓拿來潤口好容易熬了三天三夜進了
吳淞口風浪漸息他老人家掙扎起來又停了一會船攏碼頭住
了長發棧當天歇息了一夜沒有出門次日坐車拜了一天客當
天就有人請他吃館子吃大菜吃花酒聽戲他一概辭謝後來被
朋友親自來拖了出去到了席面上叫他帶局他又不肯面子上
說恐怕不便其實心上戀着天津的相好說他待我如此之厚我
不便辜負他所以迸住不叫別人過了兩天就坐了江裕輪船一
直往南京而去第三天大早輪船到了下關預先有朋友替他寫

信招呼曉得他是本省的觀察下船之後就有一升甚麼局派來
四名親兵替他搬運行李他是湖南人因爲未帶家眷暫時先借
會館住下隨後再尋公館一連幾天上衙門拜客接着同寅接風
請吃飯整整忙了一個月方纔停當列位看官要曉得江南地方
雖經當年洪逆蹂躪幸喜克復已久六朝金粉不減昔日繁華又
因江南地大物博差使很多大非別省可比加以從前克復金陵
立功的人儘有在這裏置立房產購買田地以作久遠之計目下
老成雖已凋謝而一班勳舊子弟承祖父餘蔭文不能拈筆武不
能拉弓矯生慣養無事可爲幸遇朝廷捐例大開上代有得元寶
只要抬了出去上免除掉督撫藩臬例不能捐所以一個個都捐
到道台爲止倘若捨不得出錢捐好在他們親戚故舊各省都有
一個保舉總得好幾百人只要附個名字在內官小不要起碼亦
是一位觀察至於襁褓孩提預先捐個官放在那裡等候將來長
大去做却也不計其數此外還有因爲同鄉親戚做總督奏調來

官場現形記
的亦有羨慕江南好地方差使多指省來的有此數層所以這江
南道台竟愈聚愈眾閑話少叙却說余小觀余道台他父親却也
是個有名的人曾經做過一任提督他自己中過一個舉人本來
是個候選知府老太爺過去朝廷眷念功勳就賞了他個道台已
經是特旨道畢竟他是孝廉出身比眾不同平時看了幾本新書
胸中老大有點學問歡喜談論談論時務有些胸無墨汁的督撫
見他如此便以天人相待就有一省督撫保舉人材把他的名字
附了進去送部引見又交軍機處記名若論他的資格早可以放
實缺了無奈他老人家雖是官居提督死下來却没有甚麼錢無
錢化費如何便能得缺齊巧此時做兩江總督的這一位是他同
鄉同他父親也有交情便叫他指分江南到省候補他自從到省
之後同寅當中不多幾日居然狠結識得幾個人不是世誼便是
鄉誼就是一無瓜葛的人到了此時一經拉攏彼此亦就要好起
來所謂臭味相投正是這個道理却說他結識的幾個候補道一

個姓余號蓋臣雲南人氏現當牙釐局總辦一個姓孫號國英是
直隸人現充學堂總辦這兩個都是甲班出身一個姓潘號金士
是安徽人現當洋務局會辦一個姓唐號六軒是個漢軍旗人現
充保甲局會辦還有旗人叫烏額拉布差使頂多上頭亦頂紅這
五個人連着余小觀一共六位候補道是常常在一起的六個人
每日下午或從局裏或從衙門裏辦完公事下來一定要會在一
處江南此時麻雀牌盛行各位大人閑空無事總借此為消遣之
計有了六個人不論誰來湊上兩個便成兩局他們的麻雀除掉
上衙門辦公事是整日整夜打的六人之中算余蓋臣公館頂大
又有家眷飲食一切無一不便因此大眾都在這余公館會齊的
時候頂多他們打起麻雀來至少五百塊一底起碼後來他們打
麻雀的名聲出了連着上頭制台都知道有天要傳見唐六軒制
台便說你們要找唐某人不必到他自己公館裏去只要到余蓋
臣那裡包你一找就到制臺年紀大了有些事情不能煩心生平

最相信的是養氣修道每日總得打坐三點鐘這三點鐘裡頭無論誰來是不見的空了下來簽押房後面有一間黑屋供着呂洞賓設着崑壇遇有疑難的事他就要扶鸞等到壇上判斷下來他一定要依着仙人所指示的去辦倘若沒有要緊事情他一天也要到壇好幾次與仙人談詩爲樂一年三百六日日日如此也樂此不疲所以朝廷雖以三省地方叫他總制他竟其行所無事如同臥治的一般所屬的官員們見他如此也樂得逍遙自在橫豎照例公事不錯餘下工夫不是要錢便是玩女人樂得自便私圖能夠顧顧大局的有幾個呢余小觀又有三件脾氣是一世改不掉的頭一件打麻雀自到江南結識了余蓋臣投其所好自然沒有一天肯不打而且賭品甚高輸得越多心越定臉上神色絲毫不動又歡喜做清一色所以同賭的人更拿他當財神看待第二件講時務起先講的不過是如何變法如何改良大人先生見他說話之間總帶着些維新習氣就不免有點討厭他自己

已經爲人所厭尚不曉得而又沒有錢內外打點自然人家更不喜歡他了他這個道台雖然是特旨是記名在京裏一等等了兩年多沒有得缺心上一氣於是又變爲滿腹牢騷平時同人談天不是罵軍機就是罵督撫大衆聽了都說他是痰迷心竅因此格外不合時宜第三件是嫖婆娘他爲人最深於情只要同這個姑娘要好了連自己的心都肯掏出來給人家在京城的時候北班子裏有個叫金桂的他倆弄上了銀子用了二千多自己沒有錢又拉了一千多銀子虧空一個要嫁一個要娶賽如從盤古到如今世界上男一女沒有好過他倆的誰知後來金桂又結識了一個闊人銀子又多臉蛋兒又好又有勢力余道台抵他不過於是賭氣不去並且發下重誓說從今以後再不來上當了在京又守了好幾個月分發出京碰着一位老世伯幫了他一千銀子到了天津手裏有了錢心思就活動了人家請他吃花酒又相與個花小紅幾乎把銀子用完被朋友催不過方纔硬硬心腸同小紅

分手的路過上海因爲感念小紅的情義所以沒有去嫖到了南京之後住了兩個月寄過兩件織現成花頭的緞子送給小紅作衣服穿後來同寅當中亦狠有人請他在秦淮河船上吃過已檯花酒他只是送着不肯帶局後來時候久了同秦淮河釣魚巷的女人漸漸熟了不免就把思念小紅的心腸淡了下來一天余蓋臣請他在六八子家吃酒檯面上唐六軒帶了一個局余小觀見面之後不禁陡吃一驚原來這唐六軒唐觀察爲人極其和藹可親見了人總是笑嘻嘻的說起話來一張嘴比蜜糖還甜真正叫人聽了又喜又愛因此南京官場中就送他一個表號叫他糖葫蘆這糖葫蘆到省之後就一直就相與了三和堂一個姑娘名字叫王小四子的這王小四子原籍揚州人氏瘦括括的一張臉兩條彎溜溜的細眉毛一個直鼻梁一張小嘴高高的人材小小的一雙腳近來南京打扮已漸漸的仿照蘇州欵式梳的是圓頭前面亦有一寸多長的前劉海此時初秋天氣身上穿一件大袖子三

尺八寸長的淺藍竹布衫拖拖拉拉底下已遮過膝蓋緊與褲脚管上沿條相連亦瞧不出穿的褲子是甚麼顏色了余道臺因見他面貌很像天津的花小紅所以心上歛地一動當下王小四子走到檯面上往糖葫蘆身後一坐糖葫蘆只顧低着頭吃菜未曾曉得對面坐的是孫國英孫觀察綽號叫孫大鬚子的見了王小四子拿手指指糖葫蘆又拿手擺了兩擺王小四子誤會了意齊巧這兩天糖葫蘆又沒有去王小四子便打情罵俏起來伸手把糖葫蘆小辮一拖把個糖葫蘆的腦袋揸到自己懷裏舉起粉嫩的手打他的嘴巴此時糖葫蘆嘴裏正啣着一塊荷葉捲子一片燒鴨嘴唇皮上油晃晃的回頭一看見是相好來拖他亦就撒嬌撒痴趁勢勞把腦袋困在王小四子懷裏任憑打罵只聽王小四子說道你這兩天死到那裏去了我那裏一盪不來叫你打的東西怎麼樣了到底還有沒有糖葫蘆嘻皮涎臉的答道我不到你那裏去我到我相好的家裏去他說的是玩話誰知王小四子倒

認以爲真立刻眉毛一豎面孔一板說道我早曉得我仰攀你大人不上那個姑娘不比我長的俊你要同別人結線頭你又何必再來帶我呢一頭說話那副神形就要掉下淚來慌忙又拿手帕子去擦糖葫蘆只是仰着臉朝着他笑王小四子瞧着格外生氣掄起拳頭照准了頭又是兩下子打的他不由的喊阿唷孫大鬚子哈哈大笑道打不得了再打兩下子糖葫蘆就要變成扁山查了王小四子聽了這話忽然撲嗤的一笑又趕緊合攏了嘴做出一副怒容余道台見了這副神氣更覺得同花小紅一式一樣毫無二致因爲他是糖葫蘆帶的人不便問他芳名住處只得暗底下拉孫大鬚子一把想要問他孫大鬚子又只顧同糖葫蘆王小四子說話沒有聽見余道台只得罷休此時王小四子糖葫蘆正扭在一處孫大鬚子見王小四子認了真恐怕鬧出笑話來連忙勸王小四子放手不要打了凡百事情有我你要怎麼罰他告訴了我我替你作主你倘若把他的臉打腫了怎麼叫 he 明天上

尺八寸長的淺藍竹布衫拖拖拉拉底下已遮過膝蓋緊與褲腳管上沿條相連亦瞧不出穿的褲子是甚麼顏色了余道臺因見他面貌很像天津的花小紅所以心上歛地一動當下王小四子走到檯面上往糖葫蘆身後一坐糖葫蘆只顧低着頭吃菜未曾曉得對面坐的是孫國英孫觀察綽號叫孫大鬚子的見了王小四子拿手指指糖葫蘆又拿手擺了兩擺王小四子誤會了意齊巧這兩天糖葫蘆又沒有去王小四子便打情罵俏起來伸手把糖葫蘆小辮一拖把個糖葫蘆的腦袋揸到自己懷裏舉起粉嫩的手打他的嘴巴此時糖葫蘆嘴裏正啣着一塊荷葉捲子一片燒鴨嘴唇皮上油晃晃的回頭一看見是相好來拖他亦就撒嬌撒痴趁勢勞把腦袋困在王小四子懷裏任憑打罵只聽王小四子說道你這兩天死到那裏去了我那裏一邊不來叫你打的東西怎麼樣了倒底還有沒有糖葫蘆嘻皮涎臉的答道我不到你那裏去我到我相好的家裏去他說的是玩話誰知王小四子倒

認以爲真立刻眉毛一豎面孔一板說道我早曉得我仰攀你大人不上那個姑娘不比我長的俊你要同別人結線頭你又何必再來帶我呢一頭說話那副神形就要掉下淚來慌忙又拿手帕子去擦糖葫蘆只是仰着臉朝着他笑王小四子瞧着格外生氣掄起拳頭照准了頭又是兩下子打的他不由的喊阿唷孫大鬚子哈哈大笑道打不得了再打兩下子糖葫蘆就要變成扁山查了王小四子聽了這話忽然撲嗤的一笑又趕緊合攏了嘴做出一副怒容余道台見了這副神氣更覺得同花小紅一式一樣毫無二致因爲他是糖葫蘆帶的人不便問他芳名住處只得暗底下拉孫大鬚子一把想要問他孫大鬚子又只顧同糖葫蘆王小四子說話沒有聽見余道台只得罷休此時王小四子糖葫蘆正扭在一處孫大鬚子見王小四子認了真恐怕鬧出笑話來連忙勸王小四子放手不要打了凡百事情有我你要怎麼罰他告訴了我我替你作主你倘若把他的臉打腫了怎麼叫他明天上

衙門呢這豈不是你害了他麼王小四子道我現在不問他別的他許我的金鐲子有頭兩個月了問問還沒有打好我曉得的一定送給別個相好了糖葫蘆道真正冤枉我爲着南京的樣子不好特地寫信到上海托朋友替我打一付前個月有信來說是打的八兩三錢七分重後首等等不來我又寫信去問還沒有接到回信昨兒到了一個上海朋友說起這付鐲子那個朋友已經自己留下送給相好了現在替我重打包管一禮拜准定寄來如果沒有加倍罰我王小四子道孫大人請你做個証見一禮拜沒有加倍罰他前頭打的是八兩三錢七分重加一倍要十六兩七錢四了孫大鬚子正要回言不提防他的鬚子又長又多他的相好雙喜坐在旁邊無事嫌他鬚子不好看却替他把他左邊的一半分爲三縉辮成功一條辮子孫大鬚子的鬚子是一向被相好玩慣的起初並不在意後來因爲要站起來去拉糖葫蘆不料被雙喜拉住不放低頭一看纔曉得變成一條辮子把他氣的開不出口

歇了一回說道真正你們這些人會淘氣沒有東西玩了玩我的鬚子雙喜道一團毛團在嘴上像個刺蝟似的真正難看所以替你辯起來讓你清爽清爽還不好孫大鬚子道你嫌我不好看你不曉得我這個大鬚子是上過東洋新聞紙天下聞名的沒有人嫌我不好你嫌我不好真正豈有此理說着有人來招呼王小四子雙喜到劉河廳去出局於是二人匆匆告假而去余蓋臣便問劉河廳是誰請客人回羊統領羊大人請客請的是湖北來的章統領章大人因為章統領初到南京沒有相好所以今天羊大人請他在劉河廳吃飯把釣魚巷所有的姑娘都叫了去看其時潘金士潘觀察亦在座聽了接口道不錯章豹臣剛剛從武昌來聽說老師要在兩江安置他一個事情羊紫辰恐怕佔了他的位子所以竭力的拉攏他同他拜把子聽說還托人做媒要拿他第二位小姐許給章豹臣的大少君明天請章豹臣在金林春吃番菜今兒兄弟出門出的晚齊巧他的知單送了來諸位都是陪客單

是沒有余小翁想是小翁初到省彼此還沒有會過余小觀答應了一聲是其實他此時一心只戀着王小四子一個人默默的暗想怎麼他同花小紅賽如一塊印板印出來的可惜此人已為唐六軒所帶不然我倒要叫叫他哩現在且不要管他等到散過席拉着六軒去打茶圍再講說話之間席面上的局已經來齊又喊先生來唱過曲子漸漸的把菜上完大家吃過稀飯余小觀便把前意通知了唐六軒這幾天糖葫蘆也因為公私交迫沒有到王小四子家續舊以致檯面上受了他一番埋怨心中正抱不安現在又趁着酒興一聽余小觀之言立刻應允等到抹過了臉除主人余蓋臣還要小坐不去外其餘的各位大人一齊相辭走出大門只見一並排擺着十幾頂轎子綠呢藍呢都有親兵們一齊穿着號褂手裏拿着官銜洋紗燈還夾着些火把點的通明透亮好不威武其間孫大鬚子因為太太闖令森嚴不敢遲歸首先上轎由親兵們簇擁而去此外也有兩個先回家的也有兩個自去看

相好的只有余小觀無家無室又無相知便跟了糖葫蘆去。到王小四子家打茶圍一進了三和堂幾個男班子一齊認得唐大人的統通站起來招呼領到王小四子屋裏其時王小四子出局未歸等了一回姑娘回來了跨進房門見了糖葫蘆一屁股就坐在他的懷裏又着實拿他打罵了一頓一直等到糖葫蘆討了饒方纔住手王小四子因爲他好幾天沒有來把他脫下的長衫馬褂一齊藏起以示不准他走的意思又敲他明日七月初七是乞巧日一定要他吃酒糖葫蘆也答應了又面約余小觀明夜八點鐘到這裏來等候余小觀自從走進了房一直呆呆地坐着不言不語王小四子自從進門問過了貴姓敬過瓜子轉身便同糖葫蘆瞎吵着玩亦沒有理會他後來聽見自鳴鐘噹噹的敲了兩聲糖葫蘆急摸出表來一看說聲不早了明天還有公事我們去罷王小四子把眉毛一豎眼睛一斜道不准走糖葫蘆只得嬉皮笑臉的仍舊坐下說話間余小觀却早把長衫馬褂穿好王小四子一

直沒理他坐着沒趣所以要走今忽見他挽留不覺信以爲真連忙又從身上把馬褂脫了重新坐下這一坐又坐了一個鐘頭害得糖葫蘆同王小四子兩個人只好陪他坐着不得安睡起先彼此還談些閑話到得後來糖葫蘆王小四子恨他不迭那個還高興理他余小觀坐着無趣於是又要穿馬褂先走偏偏有個不懂事的老婆子見他要走連忙攔住說道天已快亮了只怕轎夫已經回去了大人何不坐一回等到天亮了再走余小觀起身朝窗戶外頭一看說了聲果然不早了糖葫蘆王小四子二人只是不理他老婆子只是挽留氣得糖葫蘆王小四子暗底下罵老東西真正可惡因爲當着余小觀的面又不便拿他怎樣歇了一歇糖葫蘆在烟榻上裝做困着王小四子故意說道烟鋪上睡着冷不要着了涼於是硬把他拉起扶到大牀上睡下糖葫蘆裝作不知任他擺布等到扶上大牀王小四子便亦沒有下來余小觀一人覺得乏味而又磕銃上來便在糖葫蘆所躺的地方睡下了畢竟

夜深人倦不多時便已鼻息如雷起先挽留他的那個老婆子還說現在已經交秋寒氣是受不得的受了寒氣秋天要打瘧疾的一頭說一頭想去找條毯子給他蓋誰知王小四子在大牀上還沒有睡着罵老婆子道他病他的管你甚麼事他又不是你那一門子的親人要你顧戀他做甚麼老婆子捱了一頓罵便躡手躡腳的出去自去睡覺了却說屋裡三個人一直睡到第二天七點鐘頭一個余小觀先醒睜眼一看看見太陽已經晒在身上不能再睡便一骨碌爬起披好馬褂竟獨自拔關而去此時男女班子亦有幾個起來的留他洗臉吃點心一概搖頭只見他匆匆出門喚了輛東洋車一直回公館去了這裡糖葫蘆不久亦即起身因為現在這位制台大人相信修道近來又添了功課每日清晨定要在呂祖面前跪了一枝香方纔出來會客所以各位司道以及所屬官員挨到九點鐘上院還不算晚當下糖葫蘆轎班跟人到來也不及回公館就在三和堂換了衣帽一直坐了轎子上院走

到官廳上會見了各位司道大人昨兒同席的幾個統通到齊余小觀也早來了此時還穿紗袍褂是不戴領子的有幾個同寅望着他好笑大家奇怪及至問及所以那位同寅便把糖葫蘆的小衫領子一提却原來袍子襯衣裏面穿的乃是一件粉紅汗衫也不知是幾時同相好換錯的大家俱哈哈一笑糖葫蘆不以爲奇反覺得意正鬧着齊巧余蓋臣出去解手走進來鬆去扣帶提起衣裳兩隻手重行在那裏紮褲腰帶孫大鬚子眼尖忙問余蓋翁你腰裏是條甚麼帶子怎麼花花綠綠的大衆又趕上前去一看誰知竟是一條女人家結的汗巾大約亦是同相好換錯的余蓋臣自己瞧着亦覺好笑等把褲子紮好巡捕已經出來招呼幾個有差使的紅道台跟了藩司鹽糧兩道一齊上去稟見照例談了幾句公事制台發話道兄弟昨兒晚上很蒙老祖獎勵說兄弟居官清正修道誠心已把兄弟收在弟子之列老祖的意思還要托兄弟替他再找兩位仙童以便朝晚在壇伺候有一位是坐下關

開雜貨舖的這人很孝順父母老祖曉得他的名字就在亂上批
了下來吩咐兄弟立刻去把這人喚到兄弟今天五更頭就叫戈
什按照老祖所指示的方向居然一找找着如今已在壇前蒙老
祖封他爲淨水仙童什麼叫做淨水仙童呢只因老祖跟前一向
有兩個童子是不離左右的一個手捧花瓶一個手拿拂帚拿花
瓶的瓶內滿貯清水設遇天乾不雨祇要老祖把瓶裏的水滴上
一滴這江南一省就統通有了雨了佛經上說的楊枝一滴灑遍
大千正是這個道理制台說到這裡有一位候補道插嘴道這個
職道曉得的是觀音大士的典故制台道你別管他是觀音是呂
祖成仙成佛都是一樣佛爺仙爺修成了都在天上他倆的道行
看來是差不多的但是現在捧淨瓶的一位有了還差一位拿拂
帚的這位仙童倒狠不好找呢說到這裏舉眼把各位司道大人
週圍一個個的看過來到孫大鬚子便道孫大哥兄弟看你這
一嘴好鬚子飄飄有神仙之概又合了古人童顏鶴髮的一句話

我看你倒着實有點根基等我到老祖面前保舉你一下子等他
封你爲拂塵仙童你也不用候補了我們天天在一塊兒跟着老
祖學道學成了一同昇天你道可好孫大鬚子是天天打麻雀嫖
姑娘玩慣了的而且公館裡太太又凶不能一天不回去如何能
當這苦差聽了制台的吩咐想了一會吞吞吐吐的回道實不瞞
大帥說職道雖然上了年紀但是根基淺薄塵根未斷恐怕不能
勝任這個差使還求大帥另簡賢能制台聽了似有不悅之意
也楞了一會說道你有了這們一把鬚子還說塵根未斷你叫我
委那一個呢說罷甚覺躊躇再仔細觀看別位候補道不是烟氣
冲天就是色慾過度又實實在在無人可委只得端茶送客走出
大堂孫大鬚子把頭上的汗一摸道險呀今天若是答應了他還
能夠去擾羊紫辰的金林春嗎說罷各自上轎也不及回公館脫
衣服逕奔金林春而來其時主人羊紫辰同特客章豹臣還有幾
位陪客一齊在那裏了羊紫辰本來說是這天晚上請吃番菜的

因爲這天是乞巧日南京釣魚巷規矩到了這一天個個姑娘屋裏都得有酒有了酒纔算有面子章豹臣昨天晚上在劉河廳選中了一個姑娘是韓起發家的名字叫小金紅當夜就到他家去結線頭章統領是關人少了拿不出手羊統領替他代付了一百二十塊洋錢第二天統領吩咐預備一桌滿漢酒席又叫了戴老四家的洋派船一來應酬相好二來謝媒人三來請朋友戴老四的船已經有人預先定去因爲章統領一定指名要羊統領只得的船回覆前途戴老四不願意羊統領發脾氣要叫縣裏封他的船還要送他到縣裏辦他戴老因無奈允了是日各位候補道大人凡是與釣魚巷姑娘有相好的一齊都有檯面就是羊統領自己也要應酬相好所以特地把金林春一局改早以便騰出工夫好做別事當下主客到齊一共也有十來位主人叫細憲讓各位大人點菜合席只有孫大鬚子吃量頂好一點點了十二三樣席間各人又把自己的相好叫了來這天不比往日凡有來的局大

約只坐一坐就告假走了羊統領見章豹臣新相知小金紅也要走便朝着他努努嘴叫他再多坐一會兒小金紅果然末了一個去的章豹臣非得意大衆都朝他恭喜說話間各人點的菜都已上齊問問孫大鬚子纔吃得一小半還有六七樣沒有來於是叫細憲去催菜細憲答應着去了席面上烏額拉布烏道台曉得這并番菜館是羊統領的大老板孫大鬚子及余蓋臣一千人亦都有股分在內便說笑話道國翁你少吃些多吃了羊大人要心疼的羊統領道你讓他吃罷橫豎是蜻蜓吃尾巴多吃了他自己也有分的章豹臣道原來這并番菜館就是諸位的主人生意是一定發財的了羊紫辰道也不過玩玩罷了那裏就能殼靠着這個發財呢正說着窗戶外頭河下一隻七板子坐着一位小姑娘聽見裏面熱鬧便把船緊靠欄杆用手把着欄杆朝裡一望一見羊大人坐着主位在那裏請客便提高嗓子叫了一聲乾爺羊紫辰亦逼緊喉嚨答應了一聲愛大家一齊笑起來章豹臣道我倒

不曉得羊大人有這們一位好令愛早曉得你有這門一位好令愛我情願做你的女婿了糖葫蘆也接口道不但章大人願意就是我們誰不願意做羊大人女婿呢羊紫辰道我的女兒有了你們這些好女婿真要把我樂死了說着那個小姑娘已經在他身旁坐下了大家又鬼混了一陣孫大鬍子點的菜亦已吃完只因今日應酬多大家不敢耽誤差官們進來請示還是坐轎去坐船去其時戴老四的船已經撐到金林春窗外章豹臣便讓衆位大人上船正鬧着章豹臣新結的線頭小金紅亦回來了當天章豹臣在席面上又賞識了一個姑娘名字叫做大喬這大喬見章豹臣揮霍甚豪曉得他一定是個闊老使用盡心機拿他十二分巴結章豹臣亦非常之喜小金紅坐在一旁瞧着甚不高興這一席酒定價是五十塊加開銷三十塊戴老四的船價一天是十塊章豹臣還要另外賞犒一齊有一百多塊章豹臣的席面散後接着孫大鬍子余蓋臣糖葫蘆羊紫辰烏額拉布統通有酒雖說一處

處都是草草了事然從兩點鐘吃起吃了六七檯等到吃完已是半夜裏三點鐘了孫大鬍子怕太太仍舊頭一個回去章豹臣賞識了大喬吃到三點鐘便假裝吃醉說了聲失陪一直到天大喬家去了這夜大喬異常之忙等到第二天天白亮纔回來章豹臣會着自然異常恩愛問長問短大喬就把自己的身世通統告訴了他到底做統領的人銀錢來的容易第二天就托羊紫辰同鵝兒說章大人要替大喬贖身鵝兒聽得人說也曉得章大人的來歷非同小可況且又是羊統領的吩咐敢道得一個不字當天定議共總一千塊錢章豹臣自己挖腰包付給了他大喬自然分外感激章大人不盡又混了兩天章豹臣奉到上頭公事派他到別處出差約摸一時不得回來動身的頭一天叫差官拿着洋錢一家去開銷他叫的局本來多連他自己還記不清楚差官一家問到西家說章大人的帳羊大人已經代惠了後來接連問了

幾處都是如此連小金紅結線頭的錢亦是羊大人的東道差官無奈只得回家據情稟知章豹臣章豹道別錢他替我付我可以不同他客氣怎麼好叫他替我出嫖錢呢這個錢都要他出豈不是我玩了他家的人嗎說罷哈哈大笑後章豹臣要拿這錢算還羊紫辰羊紫辰執定不肯收說道這幾個錢算什麼連這一點點還不賞臉便是瞧不起兄弟了章豹臣聽他如此說法只得罷手只因這一鬧直鬧得南京城裏聲名洋溢沒有一個不曉得的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場現形記卷之二十九終

官場現形記卷之三十

南亭新著

認娘舅當場露馬脚
飾嬌女背地結鴛盟

話說羊紫辰統領本是別省的一位實缺鎮臺只因他本缺十分清苦便走了門路由兩江總督出奏奏留他在南京統帶防營這便是上頭有心調劑他自從接事之後因見地方平靜所有的兵丁大半是吃糧不管事他的前任已經有兩成缺額到他接手便借裁汰老弱爲名又一去去了兩三成却是舊的雖去新的却没有補進一個歇上三年制臺閱操一次有的是臨時招人有的還是前後接應怎麼叫做前後接應呢譬如一營之中本是五百個人他倒吃了三百名的額子實實在在只有二百個人等到制臺閱操的時候前頭一排點過名趕緊退了下來改換衣服軍械跟着後頭的人再上去應名如此一排排的上來下去輪流倒換